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冒险史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傅怡译



南海出版公司

世界侦探小说的鼻祖，侦探小说史上无可超越的里程碑
译成 56 种文字，畅销全球上亿册，与《圣经》相媲美

 SHERLOCK HOLMES
百年经典 全本精译 原版插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冒险史



2013·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傅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冒险史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A.) 著；

傅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442-6420-4

I .①冒… II .①柯… ②傅…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603 号

FUERMOSSI TAN'AN QUANJI: MAOXIAN SHI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冒险史

作 者 (英)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傅 怡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特约编辑 陈荣赋

装帧设计 北京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20-4

定 价 18.00元



序
言

世间再无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一个原本虚构的人物，百年来却几乎迷倒众生，乃至英国皇室竟破天荒地将条件苛刻且严肃的爵士爵位授予这位小说中的英雄。

福尔摩斯是谁？据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作者阿瑟·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念书时的一位老师，可能再加上他自己的一部分。尽管有些古怪，但毫无疑问，福尔摩斯不是神。他乘坐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出没在十一月伦敦的大雾之中；他住在众所周知的旅馆里，阅读《每日电讯报》和其他流行的报纸……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太过聪明，以至于总是不怎么相信别人，更不要说相信女人；他是一个自负的人，那种骄傲自负已经变成了他社交谈吐的方式，好在人们早已习惯并觉得他完全配得上这种德行；他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总做出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或举动，甚至得罪了很多“正经人”；他是一位名侦探，因为他的出现，人们从此相信正义真的离人间不



远；他的智慧柔时像水，坚时如钢；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世人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真实存在。

1894年，阿瑟·柯南·道尔曾一度决心停止写作这类侦探故事，因此他安排福尔摩斯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堕入深渊中淹死，并让华生来结束《福尔摩斯之死》这个故事。岂料，痴迷的英国读者们竟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伦敦警察、工人、市民情绪激动地上街集会，浩浩荡荡的人们抬着棺材，在贝克街221号门前，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福尔摩斯，复活”的口号。此情此景令阿瑟·柯南·道尔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下一个故事里面“起死回生”。从此，福尔摩斯得以永生。

至今，小说中所谓的福尔摩斯居所——伦敦贝克街221号仍然会收到许多从世界各地飞来的“福尔摩斯先生亲收”的信件，其中不乏询问案件破解方法、报告福尔摩斯其最大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行踪等等看似荒诞的内容。

荒诞的背后是温情的呼唤——福尔摩斯不仅仅属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更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很多很多年前，福尔摩斯曾漫不经心地说道：“伦敦的空气因我的存在而变得清新。”事实上，何止伦敦，他的名字所涤荡过的空气想必曾到过无数我们难以想象的角落，只是我们从未刻意收集……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可谓开辟了世界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堪称不朽经典。它曾被译成五十七种文字，风靡全世界，备受读者推崇，号称“绝对不能错过的侦探小说”。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阿瑟·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

作为一位弃医从文的伟大作家，起初阿瑟·柯南·道尔完



全没有预料到福尔摩斯会对他的身前身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为其带来如此经久不衰的莫大荣誉。这个形象最早出现在他的作品《血字的追踪》及《四签名》中，那两本小集子于1887年至1890年间相继出版，虽然开始投稿时并不被看好，甚至曾被许多出版社退稿，但不料作品一经问世便追随者无数，还一度形成崇拜福尔摩斯的宗教性狂热。于是阿瑟·柯南·道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三十九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五十六个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收录在一起，形成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随后各国都开始纷纷出版之，包括爱斯基摩文和世界语译本在内，迄今全球总印数以千万计。

福尔摩斯在中国同样家喻户晓，其最早进入中国的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96年，当时是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名字开始在《时务报》上连载，并署名“此书滑震所作”。滑震即华生，之所以没有出现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的名字，可能是由于小说绝大部分是从华生的视角叙述的，造成了译者的误会。

此后一个世纪匆匆过眼，其间出现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译本不下二三十种。

2009年5月22日是“福尔摩斯之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福迷”为此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而作为资深“福迷”之一，本人以为，个人能够奉献的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在二十五年间无数次地精读本书之后，而今再译福尔摩斯。事实上，在彻底的“福迷”心中，福尔摩斯、柯南·道尔乃至华生，他们三人早已深深地重叠到了一起，说不清到底是因为痴迷福尔摩斯而欣赏华生，还是因为怀念福尔摩斯而更怀念阿瑟·柯南·道尔。



出于对此三者纯粹的痴迷和热爱，本译本在充分忠实于原著，充分借鉴前辈翻译家风格、手法的基础上，也更注重于藉本书寻求更接近于他们灵魂的真实表达，寻求故事之外更接近于那个时代的深刻内涵。

同时，本译本希冀更符合时下读者的阅读感受。当然，受能力和水平所限，译者深知其中难免存在错漏及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毕竟，世间再无福尔摩斯。

傅怡



目 录

- 威胁国王的相片 / 1
- 红发会的骗局 / 33
- 爱情骗局 / 61
- 真正的凶手 / 81
- 可怕的橘核 / 111
- 神秘的乞丐 / 135
- 鹅嗉囊里的蓝宝石 / 165
- “斑点带子”奇案 / 189
- 工程师的意外业务 / 221
- 新娘失踪案 / 245
- 皇冠上的绿玉 / 271
- 暗室的秘密 / 301



威胁国王的相片



一直以来，歇洛克·福尔摩斯都把她称为“那位女人”，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称呼她别的。在福尔摩斯看来，她比任何一位女人都出色，因为她才貌双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福尔摩斯爱上了艾琳·阿得勒。因为福尔摩斯是一位极度理性化、严谨慎重、头脑沉着而且冷静无比的人，所有的情感，特别是爱情，对他来说都是与自身极不相融的。在我看来，他好比是一架专门用来观察和推理现实世界的完美无缺的机器。而一旦让他变成个含情脉脉的人，他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了。他有生以来从未说过含情脉脉的话，最经常的口吻就是讥笑和嘲讽。然而大多数观察家却十分赞赏那种温柔的情话，因为它能够比较接近真实地揭示出一个人的行为与动机。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情感的确会分散一个老练的理论家的精力，干扰他严谨周密的思维，进而使人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假如在一个人的大脑中加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则有可能引起比在精密仪器中掺进砂子，或是高倍显微镜镜头出现裂纹更严重的后果。可是，一个女人，已经不在人世的女人艾琳·阿得勒，却的确是长久地留在了福尔摩斯的记忆里。

最近这段日子里我很少与福尔摩斯见面，尤其是我结婚以后，同他往来的次数更是少得可怜。因为那种异常美好的新生



活以及作为一家之主而产生的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放荡不羁的福尔摩斯却不习惯这种传统的套路，所以他仍然住在以前的房子里，仍然整日置身于贝克街上那些破旧的书籍中。他总是服食可卡因一个礼拜，然后疯狂地工作一个礼拜，这就是他的生活，一种由药物产生的昏睡状态以及同样原因产生的亢奋的工作状态相互交替的生活。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仍然热衷于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仍然乐于用他那超凡的智力和洞察力去寻找线索，侦破案件，进而帮助警方解决那些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谜案。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了奥德萨并侦破了雷伯夫暗杀案，另外还有庭柯马利的艾德金森惨案以及他出色地完成了荷兰皇家委托的使命等等。我和其他读者一样，仅仅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对这些事情的报道，除此之外，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了。

1888年3月20日的那天夜里，我出诊（当时我已经开始重操旧业了）回来的路上刚好经过贝克街。当我再次看到那扇非常熟悉的房门时，往日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这些年来，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始终难以将个人追求与曾经在“血字的追踪”一案中感受到的那神秘事件彻底分割开来。就在车子走过那扇大门的瞬间，一种迫切想与福尔摩斯叙旧的欲望怎么都挥之不去，他近来又在研究什么难题呢？灯光从他的屋子里透了出来，我抬头向上看了一会儿，发现他的侧影来回走动了两次，头低着，两手背在身后，瘦而高大的身体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场景，这些举动告诉我，他正在工作。我敢肯定他是刚从睡梦中醒来，正急着思考刚刚想到的问题，寻找着新的线索。我按了几下门铃，进去后被领到了一间屋子里，这屋子曾经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福尔摩斯对我的到来显得并不很热情，这种情况以前倒很



少发生。当然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猛地见到我时的惊喜，尽管他什么都没说，可眼神里却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亲切感。他指指那张扶手椅示意我坐下来，然后扔给我一盒雪茄，又指了一下墙角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神情瞧着我。

他开口说：“华生，你的确非常适合结婚，我想你的体重从上次分手到现在，至少又增了七磅半。”

“七磅。”我对他说道。

“不，我认为是七磅多，华生。应该比七磅多一些，如果我没猜错，你又重新干医生这行了吧？你以前可是从来没说要继续行医的。”

“你怎么知道？”

“我自己看出来的，同时也是推断出来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最近常常被雨淋湿，并且还雇佣了一个女仆，而且那女仆还笨手笨脚的呢。”

“喔，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真是了不起！如果你生在几个世纪以前，一定会被施以火刑，活活烧死的。的确是这样，星期四我去了一次乡下，走路去的，回来时被雨淋了个落汤鸡！可是现在我已经换了衣服，很难想到你是怎样看出来的。提到那个女佣玛丽·珍，她简直就是无药可救了，我太太把她给辞退了，你究竟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非常得意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搓着他那细长的



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神情瞧着我。



手指。

“这很容易，”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有六道近乎平行的裂纹，这些裂纹说明有人本想去掉那些沾在鞋跟上的泥土，但是笨手笨脚地却顺着鞋跟往下刮造成的。同样是依据这点，我推断你曾经在下雨的时候出去过，而且是伦敦没有经验的女佣造成了你鞋上难看的裂纹。至于知道你又重新做了医生，是因为，如果有一位身上有碘酒的气味，右手的食指上有硝酸银的斑点的先生走进了我的房间，他的礼帽好像藏过听诊器，右侧鼓了起来，你说这样的人不是医生的话，他会是做什么的呢？”

就这样，他不费吹灰之力推断了出来，我不禁笑出声来，说：“听你这么一说，似乎什么事情都变得那样简单，并且简单得可笑，好像我也有本事推断出来。虽说在你解释你的推理之前，我并不清楚你的下一步推理，但我仍旧认为我的眼力也不会比你差。”

他点燃一支烟，懒洋洋地半躺到扶手椅上，说道：“的确是这样，但是，你只是看而已，我却在观察，两者之间有明显区别。举个例子，你经常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经常走。”

“大概有多少次了？”

“应该有几百次吧。”

“那么，请问这楼梯有多少级呢？”

“多少级？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不就对了吗？你只看而未曾观察。我呢，因为观察过，所以知道楼梯一共有十七级。既然你仍对细节感兴趣，又常常记录我的经验，那么我想你可能也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把一张粉红色的一直放在桌面上的厚厚的便条纸递到了我面



前，“邮差最近送来的，”他告诉我，“你大声地念念看。”

这便条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和地址。

上面写着：

某人将于今晚七时一刻到访，有要事与阁下商议。阁下最近曾为某一欧洲皇室出色效力，其成功表现足以证明阁下堪担大事。此评价今已广播四方，我等甚知。望勿外出。若来者佩戴面具，请先生万勿见怪。

“的确神秘，”我说，“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目前我也没头绪，要知道，没有找到足够的事实依据就胡乱推测是大忌。我们不应牵强附会地让事实屈从于理论，而是应该让理论来适应事实。目前，我有的仅是这张便条，你能否推断出什么来呢？”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张便条和上面的字迹。

“写这张字条的人也许非常富有，”我极力模仿着福尔摩斯的推理习惯说，“这种纸的质量特别好，半个克朗买不了一叠。”

“特别——正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它根本不是英国制造的，你往亮处照一下。”

我拿起纸往高处照了一下。发现纸的纹理中有一个大“E”和一个小“g”、一个“P”和一个“G”、还有一个小“t”交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张便条和上面的字迹。



织在一块。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问道。

“那当然，这是制造者的名字，更准确地说，是他名字的字母。”

“不对，‘G’和小‘t’代表‘Gesellschaft’，指的是德文中的‘公司’。跟我们经常使用缩写词‘CO.’一样。字母‘P’代表的是‘Papier’，也就是‘纸’的意思。这个‘Eg’嘛，我们必须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边说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棕色皮的词典。Eghw, Eglonits——在这儿，Egria。它的意思在德语里是波希米亚，一个离卡尔斯巴德不远的国家，因其玻璃工艺和造纸厂而出名。哈哈，华生，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吗？”他有点得意，两眼放出光彩，从口里吐出来一圈烟雾。

“这种纸是波希米亚制造的。”

“非常正确，这个便条出自德国人之手。你注意到没有，‘此评价今已广播四方，我等甚知’，这个句子结构十分特别。法国人和俄国人绝对不会这样写，只有德国人才会乱用动词。因此，现在我的重要任务是弄清那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并且还要戴面具来掩盖身份的德国人的目的是什么。你听，如果我没有听错，他已经来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解开谜团了。”

他正说着，从外面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摩擦路边石头的声音，接着我们听到了门铃响，福尔摩斯高兴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说：“听起来好像有两匹马，是的，肯定有两匹。”他往外面看了一下，接着说道，“一辆精美的小马车和一对漂亮的马，每匹价值一百五十畿尼。华生，要是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案子可有钱赚了。”



“我认为我必须走了，福尔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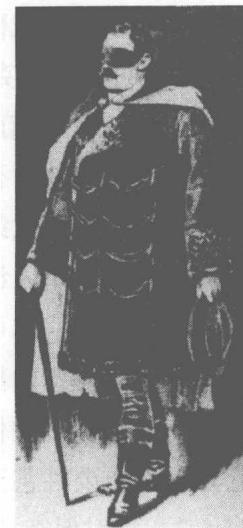
“你说什么？华生，请坐在这里，如果我没有了你这样得力的助手，那会很糟糕的。这个案子看上去非常有意思，假如错过了机会，那可太遗憾了。”

“但是你的委托人……”

“不必理他，我或许需要你帮忙，我想他也是。好了，他来了，华生，你就这样坐在椅子上，好好地看着我们好吗？”

这时，传来一阵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经过楼梯，通过地道，最后来到我们门口，接着敲门声响起。

“请进！”福尔摩斯说。



随后进来了一个胸膛宽厚、四肢健壮的人。

随后进来了一个人，他身高约六英尺六英寸，胸膛宽厚，四肢看上去很健壮。他衣着华丽，但在英国这个地方却略显庸俗。他穿一件双排纽扣的上衣，袖子和上衣前襟开叉处都镶有宽宽的羔皮，肩上披着深蓝色大氅，猩红色的丝绸做的衬里，领口别着一个镶有火焰形绿宝石的饰针，脚上穿一双长到小腿肚的皮靴，靴口还镶有深棕色毛皮。这身华丽的打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手里还托着一顶大檐帽，脸上戴了个黑色面具，遮住了颧骨。显然他进屋前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进屋时他的手还仍然摸着它。从露在面具之外的下半部分脸上可以看出，此人长着厚而下垂的嘴唇，下巴又长又直，应该是一个顽固、坚强的人。

“您看到我给您写的便条了吧？”他问，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我要来拜访您，字条里说得很清楚。”他看着我们俩似乎不知该跟谁说好。